羣鶯亂飛

文：馮衡 畫：家格

沙蟹皇后請吃大閘蟹

馮太提到是在門口遇到王先生的。沈蕙問馮太何處吃飯，答道：

「我們到『天香樓』去如何？吃杭州菜！」

「對！」沈蕙連連點頭：「我贏大錢，請大家吃大閘蟹，那邊是『大蟹之家』，我當然也請史丹拉、蓓蒂和露茜，你們再請男朋友來我也歡迎。」

「我一個人來。」任青說。

兩夥計也說一個人來，大衞提到此刻必須爭取時間打電話訂座，他打了電話對沈蕙說：

「我告訴那邊的韓老闆六、七個人來，八點前到。」

沈蕙問馮太要請她的男朋友來嗎，答道：

「本來我說要請你，怎麼你作東道主了？我祇有一個人，男朋友在外地。」

「我在俱樂部中發財，而我又該盡地主之誼，不要客氣。」

任青要他們先走，自己八點過來。另兩位或與自己同來，或是因公稍遲，大衞道：

「我們七點半到七點三刻到『天香樓』，要『醉鵝』等冷盆先喝酒，要冷盆時關照他們準備大閘蟹，一人兩隻到三隻，那邊是『大蟹之家』，雌蟹中最小的達七兩，雄蟹中之王，達十四兩，沙蟹皇后請吃大閘蟹。」

大家都笑了

大衞對沈蕙說：

「其實我也會打沙蟹，不過，俱樂部裡的沙蟹太大了。我打沙蟹所贏的錢祇能請肉蟹而已。」

「我們回家兩人去賭沙蟹，考驗你一下技術。」

「兩人怎麼行？」大衞搖頭了。

「也可以考驗你的道行，如果……」

「如果怎樣？」（二四〇）

沈蕙馮太與大衞先走。抵那邊關照罷，八點正，任青來，再二十分鐘朱瑛與梅琳亦來，他們喝的是紹興酒，六人共吃蟹十七隻，又吃杭州的「蝦爆鱔麵」。水果是哈密瓜。後來沈蕙把帳付到帳台，返座馮太問耗多少，答道：

「不告訴你，在俱樂部中，我容易贏幾百隻大閘蟹呢！」

離開那家杭州食肆，馮太獨自回去。大衞、沈蕙送店裡三人，當車中祇剩車頭的一雙時，

二六：未辦手續先同居

「這……」阿芳聽了阿雄的說話，眞不知道如何答覆才好，是的，她十分喜歡這個男人。在他沒有移民美國之前，她就與他有過很不錯的交情，甚至願意無條件地做他的情人，但同居就不同了。同居是全方位的投入，却沒有法律上的保障，這就不免有所猶疑。

「阿芳，我保証，只要我與阿珍一辦好離婚手續，就馬上跟你註冊結婚，而且公開擺酒。」阿雄說道。

就這樣，這一對互有情意的男女，在男方還沒有辦好離婚手續之前，就同居起來。他們的同居，她三個月，如果三個月還不回來，就當作她同意離婚的了。阿雄與阿芳同居，是他返回香港三個月以後的事，他以爲阿珍與他是決意離婚的了。

同居的一段日子，阿雄生活得十分愉快，阿芳比阿珍要年輕十二年，一個是青春少艾，一個是進入中年，阿雄跟阿芳在一起，顯得自己也年輕了很多。主要是兩人世界，沒有兒女，工餘時間可以兩人一齊活動，尋找娛樂，看電影啦，去新市鎮遊玩啦，吃晚飯啦，都是出雙入對，使阿雄又嘗試到新婚的甜蜜生活。

珍講過，只等，就當面跟阿雄在離開美國返回香港之時，就當面跟阿雄說：

「我沒有辦法，膠輪擦地聲，還有車子嘯烟的渾濁氣味……」

韋立又問：「記起在美國時茂特林飛車罹難的往事嗎？」

她還是不說話，呆望對她來說是陌生的青衣島，和海面停船的修船浮塢。

「還記起我導演的那幕重續愛情夢的戲劇嗎？」

「別說了！」她擺擺手。

「要忘却嗎？」

「請用心駕駛，我還不想死。」

沒多久，車過烟囪冒烟的工業大厦，與幢幢民居並存並立的荃灣。然後從斜坡路，奔上屯門公路，車馳更速，韋立側臉對幸霞介紹道：

「這就是有名的屯門公路！」

「在那邊我讀報，這條公路經常出事！」幸霞說，扭臉看下面的深灣，看青衣大橋及青衣島。

「所以它又叫做死亡公路！」韋立說。

一語「死亡公路」使幸霞沉默。汽車在公路上來往疾馳的馬達聲，膠輪擦地聲，還有車子嘯烟的渾濁氣味……

韋立又問：「記起在美國時茂特林飛車罹難的往事嗎？」

她說：「我要把一段塘西名花歷史給發掘出來。」

「好，我也不想死，我要全心全意拍幾部有份量的塘西電影，然後升騰爲大導演！」韋立說，專心一志駕車，車行速率增加……

二十分鐘後，韋立讓車在海畔的青山酒店停車場停下來。

「這地方，你以前來過吧？」韋立問。

「好像跟隨爺爺來過。」幸霞說。

「以前，電影界男女明星來此消遣，幹編劇導演的，常來開房討論劇本，或寫劇本的。」韋立說。

「你們這一代明星導演也作興常來？」幸霞說。

韋立點點頭笑笑說：

「這酒店現然保留到現在，我們也來襲上一代的傳統流風啦！」

他已和她走過海邊露天茶座。然後，走到酒店的走廊，入門，他快步趨櫃抬，向職員取到鑰匙，拋了拋，向她走回來。

她笑了笑，露出一抹奇怪神態說：「你也長租房間搞劇本？」

三代名花

辛海

一一三：酒店開房

二四〇：男也痴情守身不娶

鴛鴦世界

文：梁清波 圖：主樓清波 畫：

「我已經訂了娛樂戲院後面的蘭苑屏風單枱了，中環的午間，不訂位是沒座的，人太擠了。」白少强伸手跟迎接他的江上青握了，笑說：「可沒想到不通消息的朋友，會忽然相見吧？」江上青喜滋滋地用力握住他的手，笑說：「我也做生意很久了——總之，你還是一樣，多了點日本腔子！」兩個從髮陀鈴轉過畢達街，來到了人山人海的大道中的後街，這時還不到一點，但客人已上了大半座——「你看，很熱鬧了。」他們坐了訂位，是屏風隔開的角落，上了茶，點了菜。這還是極高級的廚師，也是很貴的中區地段。

「我可沒想到你今天就來電話……啊，忘了問你，方才你說有家公司，是台北那一家？我並不多都知道。」白少强見江上青肌膚之白，與以前相同，但現在豐腴極了，那對性感的豪乳，却是以前沒有的——「她一定嫁了人，發了財了。少婦，好美的少婦。」

「華新公司，你不知道的，大概開張時，你已經來了香港了。我也不過打工而已。」江上青沒說完時，白少强已經笑起來說：「有人向我提過，你猜猜是誰，就是那位老少年丁委員呀！他常來來往往的，委員退休了，可是他那所謂文化地位還在呢！哈哈。他沒提到你，只說華新是新貿易公司當中，出風頭的。」

「這是名片，你回台北，打電話給我。我後天看完戲，大後天一早就回去，那邊正忙，少不了我。」這時盯住她的白少强，才想到看名片——「啊？你好似不是這個名字……。」

「改了幾次呢，但姓江却沒有改呀。坦白說，你我學生時要認識了……白少强不待她說完，就低聲道：「我很慚愧，知道你去了酒家，那時確無力帮你，因爲父親把持住。但你是我永遠記在心上的，而且你那樣少女時代，能有分寸……你只許我用咀！」

「不許說！」她伸手按住他手背，細細聲道：「你太太呢，當然……。」——「沒有結婚，同從前一樣。你，我看到看原來是同大財主家族一同看戲呀！經理！」——「小聲點，來了，告訴你吧，人是變了，可還沒學壞，我不結婚，沒有必要呢！」在酒女時，白少强捧過她，而且開房互相按摩過，一同浸浴，的確她留了那一關沒給他，兩人只有吻交，全身坦白相見。白少强不再矜持：「告訴你，我沒近過女人！」

不想問了，你是個貴婦人！昨晚我看到看原來是同大財主家族一同看戲呀！經理！——「小聲點，來了，告訴你吧，人是變了，可還沒學壞，我不結婚，沒有必要呢！」在酒女時，白少强捧過她，而且開房互相按摩過，一同浸浴，的確她留了那一關沒給他，兩人只有吻交，全身坦白相見。白少强不再矜持：「告訴你，我沒近過女人！」

二四〇：期待早立功點

CIA人員窃聽到他們三人的談話，知道伊連娜和安東洛夫將負責別墅的通訊工作，自然感到舉奮，現在的問題只是，如何截獲他們的通訊頻率，那麼，他們的通訊內容，就能瞭如指掌了。

跟踪汽車上的CIA人員，馬上用無綫電話和埋伏在別墅附近的同事通訊，要他們即到別墅偵察發射天綫在何處？有可能是一個花園，舞會就在花園和客廳中舉行。花園經過一番佈置，四周掛滿了彩色的燈泡和汽球，還有堅尼的那個「五人樂隊」在不停地演奏着——這場面的確很不錯呀！祖祖想。

開始跳舞了。

四、五點鐘之後來的更多了，花園和客廳一片熱鬧。一眼望去，估計起碼有五、六十人。

堅尼以自助餐式的晚飯招待大家，吃完飯後之後，大家繼續跳舞。因爲不是正式的比賽，所以可以跳跳停停，並不辛苦。

堅尼那個熟悉娛樂圈的朋友不斷地拍照，也拍錄影帶，他說他現在是「客串星探」，孩子們都樂得讓他拍。

天黑下來了，花園中五顏六色的燈泡也亮了。在黑暗中，大家跳得更勁更狂。當出現慢四步的音樂時，兩個人影則叠成一個，在黑暗中慢慢地蠕動。有的乾脆坐在草地上或躺在樹影下熱烈地擁抱、親吻。

祖祖雖然是一個「開放型」的新潮女孩，但是到眼前這種情景，她也微微地皺起眉頭——這是「嬉皮士」的「性派對」啊？

阿格見祖祖心不在焉，就對她說：「咱們出去兜兜風好嗎？」

「可以嗎？咱們在參加比賽呀！」祖祖說。

「哎，別那麼認眞，你看，許多人們去了又回來。」

「那好吧！」

阿格就駕着他的電單車，載着祖祖在寂靜的山間馬路上飛馳。

狂舞

周末下午，阿格駕駛他的電單車，把祖祖載到春坎角堅尼家的別墅來了。這時候，已經有十幾對男女在跳舞了。

過去，祖祖見過堅尼一次，但還未到他家來過。這是一幢白色的複式別墅，圍着別墅的是一個花園，舞會就在花園和客廳中舉行。花園經過一番佈置，四周掛滿了彩色的燈泡和汽球，還有堅尼的那個「五人樂隊」在不停地演奏着——這場面的確很不錯呀！祖祖想。

開始跳舞了。

四、五點鐘之後來的更多了，花園和客廳一片熱鬧。一眼望去，估計起碼有五、六十人。

堅尼以自助餐式的晚飯招待大家，吃完飯後之後，大家繼續跳舞。因爲不是正式的比賽，所以可以跳跳停停，並不辛苦。

堅尼那個熟悉娛樂圈的朋友不斷地拍照，也拍錄影帶，他說他現在是「客串星探」，孩子們都樂得讓他拍。

天黑下來了，花園中五顏六色的燈泡也亮了。在黑暗中，大家跳得更勁更狂。當出現慢四步的音樂時，兩個人影則叠成一個，在黑暗中慢慢地蠕動。有的乾脆坐在草地上或躺在樹影下熱烈地擁抱、親吻。

祖祖雖然是一個「開放型」的新潮女孩，但是到眼前這種情景，她也微微地皺起眉頭——這是「嬉皮士」的「性派對」啊？

阿格見祖祖心不在焉，就對她說：「咱們出去兜兜風好嗎？」

「可以嗎？咱們在參加比賽呀！」祖祖說。

「哎，別那麼認眞，你看，許多人們去了又回來。」

「那好吧！」

阿格就駕着他的電單車，載着祖祖在寂靜的山間馬路上飛馳。

二三九：反客爲主

摩囉文問點解，王彼德曰：「點解，唔得就唔得。」

摩囉文曰：「似乎絕情一D唔。」

王彼德曰：「不是絕情，阿文，你想發達，我同你搭路，已經當你兄弟一樣，這件事，絕對不可以有錢銀轉轉也。」

摩囉文嘆氣曰：「我惟有去撲水，彼德，點交易法？」

王彼德曰：「你搞掂了筆水之後，我自然會同你約好對方見面，等你哋自己去定交易地點。其他一切，與我無關。」

摩囉文將王彼德所講一切，報知阿七，阿七曰：「其實佢可以借錢畀你，阿文，不如咁，你要同佢合作。」

摩囉文大惑不解，曰：「我同佢合作？」

阿七曰：「然，可以求佢，話有法子搵到水，你只得二百五十萬，叫佢加股，一齊撈世界。」

摩囉文曰：「佢未必肯嘛。」

阿七曰：「阿文，不必理會佢肯不肯，此乃緩兵之計，因爲佢已經入了叠，想撈多少佣金，你不可兜佢反客爲主。」

摩囉文曰：「彼德話後日一定要交易。」

阿七曰：「唔好聽佢講，其實大哥炳這班友，不容易搵買主，遲多幾日，佢亦一定會就範。」

摩囉文曰：「如果佢不肯加股一齊玩，咁又點？」

阿七曰：「總之拖住佢，畀一些麻煩佢，等佢信你。」

摩囉文信阿七信到十足十，第二日，又去悶王彼德，曰：「有法子，彼德，我畀利息阿珊老母，只得二百萬可以郁得，咁好唔好，你加股，大家分，一人一半又得。」

王彼德曰：「阿文，有冇搞錯呀！講得好好，怎可以反口嘛！」

摩囉文曰：「唔好嘛，我哋自己去搵過，我同你搭路，已經當你兄弟一樣，這件事，絕對不可以有錢銀轉轉也。」

摩囉文嘆氣曰：「我惟有去撲水，彼德，點交易法？」

王彼德曰：「你搞掂了筆水之後，我自然會同你約好對方見面，等你哋自己去定交易地點。其他一切，與我無關。」

摩囉文將王彼德所講一切，報知阿七，阿七曰：「其實佢可以借錢畀你，阿文，不如咁，你要同佢合作。」

摩囉文大惑不解，曰：「我同佢合作？」

阿七曰：「然，可以求佢，話有法子搵到水，你只得二百五十萬，叫佢加股，一齊撈世界。」

摩囉文曰：「佢未必肯嘛。」

阿七曰：「阿文，不

城市之光

爭產（十一）

到那裡去？」

「笑話，你們已分潤了。」

「鵝髀的數字，算是分潤？」

「那當然了，你知那房子是怎樣得來的嗎？是我付出了首期，之後，又按月由我置欵供屋會的。」

「胡說，是父親結束了生意後付首期的。」

「父親告訴你嗎？」德興冷笑。

「你是死無生口以對，當日寶樓時，欺我年少無知，你將所有金錢拿到美國去，說是作爲老父基金。」

「說對了，我也要和你計，父親住院，一月二千多元，一年近三萬，三年多了，已超過十萬，你們負担過多少錢？」

短篇小說

口夏洛桑

天涯俠客無刀

文：梁笑 圖：秋風 編：木翊

廿八：出師未捷

高立這才緊張起來。「不錯不錯，小余實在死不得，否則你將來嫁給誰！」

方菱啐了他一口，粉拳在他身上亂擂。「你再亂嚼舌根，便告訴師傅！」

魏漢，自知受傷之後，不是鶴仲台的對手，是以招皇甫快携手合鬥鶴仲台。鶴仲台以一敵二仍能佔上風，他懷私心，很想乘此良機收拾趙魏漢，可是皇甫快招式甚毒，使他一時之間，找不到下殺手之機。

其他人之搏鬥亦在緊張之中，但總的來說，仍是興魔會在上風。未幾，但見拓跋齊天灰影一閃，自樹上躍了下來，怪聲笑道：「本仙久未殺過人，今日得好好開開殺戒，止止手癢哩！兒郎們，殺多幾個夠本吧！」

但見，拓跋齊天雙眼在人叢中一掠，已找到了丁鶴，飛身撲了過去，道：「要飯頭子，且讓本仙來會會他！」他袖管一揮，先將常虛谷之打狗棒拂開，左掌之掌力一吐，便襲向丁鶴來了。

丁鶴雖不願與拓跋齊天鬥，奈何作不了主，生死關頭，不容他稍爲猶豫，只好揮劍接戰。常虛谷不願與拓跋齊天爭功，喘了幾口氣，便向唐前彥殺過去。

常虛谷武功當比唐前彥稍勝，奈何他剛經惡戰，而唐前彥的對手只是一般武林義士，體力未曾消耗，是以鬥得難分難解。

白富貴、歐陽凱和不愁僧三人合鬥蔣三妹，與屏藩和「鐵拐修羅」幾蝎亦是旗鼓相當。呂鳳先殺進人叢中不久，即被「山西五鬼」殘餘之四鬼截住，他雖然驍勇，但山西四鬼伏着人多，將他緊緊圍住，殺得呂鳳先只有招架之功，而無還手之力。

興魔教最後一隊兵馬乃由「活死人」陰賜福率領，興魔會這邊尚有易千山及穆成宗等人空閒着，因此嚴敬重仍存僥倖之心。（八二二）

賀卡久已來由卡

用以互祝日節

探本尋源

霍新先生：

今天的賀卡更加多姿多采，花樣百出。除了傳統的單片、雙片、合頁和字畫兼備外，還增添了音樂卡、立體卡、像形卡（外形裁成各種物體形狀），在賀卡的質地上，除了紙卡、塑片卡，還有金屬箔卡、木片卡、樹葉卡等等。（商陸、新九〇二六三）

北京故宮規模宏偉 設計者却不見經傳

霍新先生：

北京故宮又稱紫禁城，是明清兩代的皇宮，在四百九十一年間，共有二十四個皇帝在此居住過。

故宮建於明永樂四年至十八年，整套建築由大小數十個院落組成，房屋九千多間，建築面積約十五萬平方米，佔地七十二公頃，是我國現存規模最大的古建築羣，也是世界最大的古代宮殿。

故宮建築主要分前、後兩大部分，前部以太和、中和、保和三大殿爲中心，文華、英武兩殿爲兩翼，是皇帝行使權力、處理國政的場所；後部有乾清宮、文泰、坤寧宮及東西六宮

故宮是至百五多年前遺留下來的我國最大最規模的古建築羣完整

西班牙歌唱家卡雷拉斯被譽爲三大男高音之一

可惜英年身患血癌被迫暫停演出

通天曉先生：

我是比卡雷拉斯（Jose' Carreras）的確是一位很有前途的歌唱家，他今年不過只有四十二歲，這個年紀能被人們稱爲當今世界上三大男高音之一，應該說是一件很難得的事。意大利的男高音巴伐洛第，西班牙另一位男高音多明哥，是國際樂壇赫赫有名的歌唱家，但他們都比卡雷拉斯年紀大一些，巴伐洛第今年五十三歲，多明哥四十七歲，他們三人的年齡各相差五、六歲，這種階梯式的年齡，令世界歌壇朝氣蓬勃，欣欣向榮。

然而世界上的事情，有時並不是每一件都很完美的。去年七月間，傳出了一項令世界歌迷震驚的消息（血癌）而無法演出，令他的許多演唱合約被迫暫時取消，正在招攝的普契尼的歌劇「波希米亞人」，也由於他的突然病倒而易角。四十歲正是生命的頂峰，人生最旺盛的歲月，藝術創作臻於成熟而逐步邁向巔峰的時期，驟然的停頓是一種惋惜、一種悲痛。目前，卡雷拉斯正在美國接受治療和療養，我們在此默默地祝福，希望他早日恢復健康。

行文至此，想起前幾年意大利一間雜誌社曾訪問過他，那時是他在斯卡拉歌劇院演出十分精采，觀衆如醉如痴，卡雷拉斯很高興、激動，也感到很幸福、滿足，但在這樣的情況，他對記者說了一些有點令人感到意外的話：我希望目前的情況能夠繼續下去，每次演出轟動、消失。這成功，我反而覺得難過，因爲我害怕這一切會突然間結束、消失。這一席話不幸言中，是預兆？是第六感神經的感覺？不得而知。（迅林、新九〇二五六）

醫理淺釋

胃病手術愈後仍應預防復發

黃小姐：

貴友患十二指腸潰瘍，後來延醫診治，服用特效治療藥物，又再作X光鋇餐造影胃腸道檢查，結果是証實已告痊愈。

這樣說來，應是腦於已告康復，可以放心的了。

但是，他仍常感覺有胃部不適，這看來是有多方面之原因的。其中之一，很大部份會是心理使然，因會得此病，主觀感覺上總是將注意力集中於胃部。其實，這也是一種警惕訊號，應屬於一種良性之自衛反應。但是，隨着時間之推移，應是可以慢慢地糾正過來的。另方面則是潰瘍雖然已告痊癒，但胃液之刺激還是會存在的，故胃易感不適，這也是可以理解得到的。只要小心飲食，這樣就可以了。

胃病治好了，是否今後就會復發多的季節，故千萬也得要小心一些，提防再發也。不過，貴友是年青人，才廿一歲，身體條件較好，故估計其復元也快。

來信提到之口苦，看來是消化不良的一種反映，將食物多咀嚼才吞，多吃些蔬菜，也多喝些水，這樣就可以的了。（梁醫生、新九〇二八一）

姓氏譜

單姓三個源起

信雄單軍右人名古代

單立人先生：

單姓的起源有三個：

（一）據「通志·民族略」載，周代有個卿大夫叫單，周成王時，封他於單邑（今河南孟津東南），單的後代就用封邑名「單」作爲姓氏。不過，「路史」記載則有所出人，其云，周成王的小兒子臻，封邑於單邑，因以爲氏。

（二）古時少數族中有複姓阿唐朝時單雄信，濟陰人，爲李密部將，善於馬上用槍，軍中人稱「槍將」，後來投降王世充，爲大將，東都平定後，被斬於洛渚上。讀過「隋唐演義」者，莫不熟悉單雄信。此外，明代有單仲友，郭人，博學廣聞，自經史百氏以至周程張朱之書，無不深入研習。洪武年間中舉明經，會入見明太祖，敕陳治道，均切合時宜，曾授國子助教，雲南大理府教授，死於任上。（周默、新九〇二四〇）

醫理淺釋

慢性鼻炎會否變癌

病理不同不會互相轉化 但須警惕惡性腫瘤存在

通天曉先生：

本人患鼻炎多年，經醫生斷症是肥厚性鼻炎，又在醫院做過下鼻甲部份切除手術，我担心自己的鼻炎會變成癌，請問鼻炎久了會變成癌嗎？

余仁

余仁先生：

久患鼻炎會不會變癌？慢性鼻炎與癌有否關係？這是不少有慢性鼻炎的人關心的問題。下面談談我的看法。

儘管慢性鼻炎持續的時間較長，很難徹底治愈，但是，慢性鼻炎和癌是不會互相轉化的。因爲從本質上說，在病因和病理方面慢性鼻炎與癌截然不同。

慢性鼻炎的病因很複雜。局部原因有：反覆患傷風感冒，急性鼻炎或猩紅熱、麻疹等急性傳染病對鼻黏膜造成了損害，鼻中腦偏曲，扁桃體等鄰近病灶的影响，在有粉塵或刺激性化學氣體的環境中工作，在氣溫過高氣候乾燥或過於寒冷等情況下生活，反覆受涼，等等。

全身因素有：營養不良、某些維生素缺之、內分泌失調、慢性消耗性疾病、貧血、心肺功能不全、慢性腎炎、慢性便秘，等等。惡性腫瘤的病因則根本不同。儘管目前對於惡性腫瘤的確切原因還沒有搞得十分明確，但一般認爲主要等方面，都有自身的特點，也都與刺激，黏膜上皮大面積鱗狀化生有關。因此，長期鼻阻塞、鼻腔分泌物多的患者，應檢查一下，看是否有慢性鼻竇炎存在。四十歲以上的慢性化膿性上頜竇炎患者，要十分警惕上頜竇癌的存在。需要手術的患者，術後應該請醫生做活組織檢查，以免漏診。

又如：慢性鼻炎的一些類型中，纖維組織增生時有息肉樣改變，有發展爲息肉的可能。不管是長在鼻腔裡的息肉還是長在鼻竇裡的息肉，都有惡變或伴發惡性腫瘤的可能。特別是反覆做息肉切除術的人，更要警惕這種可能。慢性鼻炎患者如有發生鼻息肉的傾向時，應該及早採取防治措施。

總之，慢性鼻炎本身是不會變成癌的，應當提醒的是：慢性鼻炎患者在鼻阻塞、鼻腔分泌物增多時，有必要檢查一下是否同時存在或演變成了鼻竇炎、鼻息肉，因爲鼻竇炎、鼻息肉可能與惡性腫瘤有聯繫。（呂依山、新九〇二四七）

發現危害性很大的惡性腫瘤。

例如：慢性鼻炎容易繼發鼻竇炎，特別是上頜竇炎。所謂鼻竇，是鼻腔四周骨壁裡含氣的空腔，它與鼻腔相通連。在這些更爲隱蔽的部位發生的惡性腫瘤，往往與鼻竇慢性炎症有關，診斷的時候又往往容易與慢性鼻竇炎混淆。據研究，大部份上頜竇癌的病人都有長期患上頜竇炎的病史，這與長期慢性炎症刺激，黏膜上皮大面積鱗狀化生有關。

至於單姓的古代名人，西漢時有單右軍，當時劉邦未發跡時，單右軍曾助以馬匹，讓其脫險，後來隨劉邦軍擊敗英布，封中牟侯。

花木樹

日本偵破案中偶然發現 植物原來具有血型

通天曉先生：

從日文報刊上看到，說日本警察通過植物血型破案。難道植物實的有血型嗎？又是怎樣破案的？

繆升發

繆升發先生：

人體血型的發現，挽救了成千上萬垂危病人的生命，是世界一大創舉。而植物血型的發現，是偶然獲得的。

話說幾年前，在日本東北某縣發生了一宗殺人案，死者是一位正值青春芳齡的美貌少女。據死者母親反映，死者近日與止熱戀的石野一郎發生矛盾，並揚言要分道揚鑣。於是，石野一郎被作爲嫌疑犯抓了起來，石野一郎的胞妹——年輕的法醫博士千惠子剛好在家度假，她證明哥哥在事發當天確在家獨自喝悶酒，從未出過家門。

偵破工作在緊張地進行着。法庭又取得了新證據。發現在死者枕頭上一處沒有血漬的地方驗出了B血型。被認爲是兇手的唾液等物質在上面造成的，而石野一郎是B血型。

難道兇手眞是石野一郎嗎？淵博多才的千惠子和日本警察科學研究所山本茂主任，密切配合，深入現場仔細觀察研究，終於發現了新的問題。在法庭上，她成功地而又令人信服地爲石野一郎進行辯護，她說：「植物盡管沒有鮮紅的血液，但有血型，石野一郎所以被疑爲兇手，其原因是被害的枕頭裏裝的蕎麥皮血型與石野一郎的血型巧合了。」在場的聽衆無不爲之震驚，但也有人疑惑不解，繼之法庭又重新作了檢驗，果然從枕頭裝的蕎麥皮中檢出了B血型。

人們不僅要問，植物沒有血液循環，哪裏會來得血型呢？其實，現代分子生物學已發現，所謂人類血型，是指血液中紅血球細胞膜表面分子結構的型別。植物有體液循環，植物體液也是運輸養料、排出廢物的「功臣」。由於體液也有不同分子結構的型別，使是植物也有血型的秘密。

植物血型的發現，爲今後植物分類和雜交繁殖，及對法醫工作更具有新的前景。（柳生、新九〇二一五）

姓氏譜

單姓三個源起

信雄單軍右人名古代

單立人先生：

單姓的起源有三個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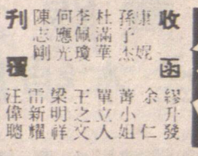
（一）據「通志·民族略」載，周代有個卿大夫叫單，周成王時，封他於單邑（今河南孟津東南），單的後代就用封邑名「單」作爲姓氏。不過，「路史」記載則有所出人，其云，周成王的小兒子臻，封邑於單邑，因以爲氏。

（二）古時少數族中有複姓阿唐朝時單雄信，濟陰人，爲李密部將，善於馬上用槍，軍中人稱「槍將」，後來投降王世充，爲大將，東都平定後，被斬於洛渚上。讀過「隋唐演義」者，莫不熟悉單雄信。此外，明代有單仲友，郭人，博學廣聞，自經史百氏以至周程張朱之書，無不深入研習。洪武年間中舉明經，會入見明太祖，敕陳治道，均切合時宜，曾授國子助教，雲南大理府教授，死於任上。（周默、新九〇二四〇）

世界最大「鹽教堂」

汪偉聰先生：

哥倫比亞共和國銀行利用一座老鹽礦興建了一座世界上最大的「鹽教堂」。這座教堂從窟頂到地板，城壁欄桿以及雕像，繪畫等，全部用鹽石製成。它比巴黎聖母院還高七十四米，並有四條一百二十米的長廊，佔地面積達五千五百平方米。（漢葉、新九〇二〇七）



街坊服務

曉天通

收函 繆升發 康妮 余仁 孫子杰 蔣小姐 單立人 杜滿華 李佩瓊 于之文 何應光 梁明祥 陳志剛 雷新耀 汪偉聰

刊覆